

话剧《枕头人》来沪首演，制作人史航邀圈内好友朗读童话，并细叙童话与成长之关系。其实，对我这样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童话在童年时代是完全缺失的，待真正读到童话，早已是翩翩少年了。那时候，虽仍处于禁锢时代，但人们似乎已嗅到春的气息了。由于我读的小学，外语教育以俄语为主，身为圣约翰大学高材生的父亲便嘱我在家中自学英语。他坚信英语将成为国家与个人走向世界的桥梁，而“教材”便是一些英语原版童话。借着英语学习，自然接触到安徒生与格林童话。由此，仿佛步入一个五彩斑斓的魔幻世界。但父母毕竟是“双职工”，平素鲜有足够时间陪伴，尤其寒暑假，如何让孩子安然度过，父母大伤脑筋。幸亏母亲有位“闺蜜”林伯母，她看出母亲有难处，便提出假期可去她家小住一段时间。林伯母的父亲林举岱伯伯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专门研究英国史的教授。林教授林伯母住在“师大一村”一幢两层楼的老屋里，屋内陈设简

## 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

曹可凡

单，四周都是书柜。林教授身材不高，圆鼓鼓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语速偏慢，还夹杂着些许广东口音，显得和蔼可亲，丝毫没有想象中学者的威严。林先生林伯母育有一子一女，儿子比我年长几岁，女儿年龄则与我相仿，我们仨每日清晨安静静坐在小板凳上，听林先生给我们讲欧洲童话。此外，他还会仔细解释每个单词的含义。很难想象，一位名重一时的大教授竟然会给三个小孩子教授英语课。印象中，林先生一副弥勒佛模样，永远和颜悦色，从不疾言厉色。唯独有一次拍案而起，原来，“四人帮”上海余党弄出一幕“考教授”丑剧，令诸多大学问家蒙羞。林先生义愤填膺，据理力争，想必一定为此吃了不少苦头。记得那年暑假接近尾声，林教授从书橱中取出一本他在1957年出版的专著《英国工业革命史》，并在扉页上郑重写上“可凡小友存正，林举岱”。那个暑假于我而言，意义

非凡，虽然少不更事，但亲眼目睹一位大学者坦荡的胸襟与治学的严谨。这段经历在一个少年心中埋下了一颗文化的种子。尽管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艺术记忆是灰色的，但灰土中也时不时兀然冒出一两朵鲜艳的火花。母亲有位教钢琴的朋友金老师，每逢节假日，她会带我去金老师家接受艺术熏陶。某个夏日，金老师邀请三五知己小聚，座中有位端庄娴淑的中年女子，虽不施粉黛，一件白色衬衣平淡无奇，但由内而外的美丽与气质，力压四座。经不住朋友怂恿，那位女士便在金老师的钢琴下，演唱了一首《浏阳河》。我虽不懂声乐艺术，但其歌声清亮、悠远，真所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后来才知道，那位女士便是高音歌唱家张权。张权早年留学美国，是当年唯一一位在国内演过歌剧《茶花女》的歌唱家。因受冲



序跋精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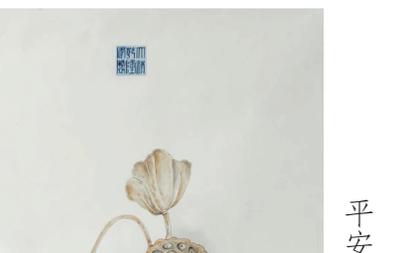
击，从北京迁至哈尔滨市歌舞团工作。那次来上海，大概是来同样为歌唱家的女

李司好吃，尤其爱食野味，人称老饕。过去在在职时，李司到外地出差，人家设宴招待，一看到餐桌上有他没有尝过的野味，李司的酒量就高涨。退了休，白吃白喝的事少了，李司就把兴趣放到旅游上。他知道哪些地方，有他平时吃不到的一些野味。一旦吃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野味，旅游回来的他总要在熟人中间炫耀一番。有熟人说他，野味么，味道并不怎样，有的还特别难吃，价钱么还贵得要命，你这么钻天打洞寻来吃，有啥意思？李司说，人嘛，万物之灵，没有吃过的都要品尝一下，天上飞的地上爬的都尝过味道，也是难得的口福，不懂享受，这辈子不是白过啦？

## 老饕受惊

徐慧芬

有一次他从外地旅游回到家，从鼓鼓囊囊的旅行包里，掏出一样东西往厨房案台上一扔。老婆看到叫了一声，哎呀，这只鸭子怎么这么大呀？李司笑了起来：这哪是鸭？这是大雁！李司老婆是个吃货之人，看到这只褪了毛的大雁，对李司说，你又要作孽啦！李司嬉皮笑脸地说，作孽也是我，又没让你作，你怕啥呀？老婆气哼哼说，你作的孽欠的债，我用吃素来替你还，你知道吗？说完甩门出去了。



平安 (中国画) 马伟彪

抗疫宅在家里。心沉重。想让自己轻松点，翻看电视里的喜剧闹剧，都笑不起来，滑稽兮兮似的。没想到，偶然观看一部叫《幼儿园》的纪录片，却让我笑翻。

这是武汉的一个单位幼儿园，条件一般，非常真实地表现了武汉一龄学龄前儿童的言行举止。影片是在一片大哭小

## 瞧！这群幼儿园小孩

翁敏华

叫声中开始的。以《好一朵茉莉花》歌声作为配音。先觉得怎么会选择这曲？好像不妥。唱到“送给别人家”一句，银幕上挤满哭哭咧咧的小嘴脸，忽然感到选得好。影片中也有小朋友上课的镜头，但不多，主要的还是他们自处的状态。吃饭、睡觉、打架的画面最多。一会儿这个把那个打了，一会儿那个把这个掐了，这个小脸青肿，那个鼻血长流。电影拍摄于2004年，那时家长参与孩子的成长教育还不像现在这么多，故导演还是敢把这类青青红红的真实画面做成特写，让老师用毛巾捂这肿块，用手帕擦那鼻血。或者说，是武汉人好打个架，不那么大惊小怪。过去国人养孩子，常有“不跌不长个”、“不打不成交”等说法，这些民间俚语在16年前，看来还有一定的市场。老师教小朋友“请你像我这样做”，小朋友齐刷刷地应道：“我就像你这样做”，时

“非典”的。影片里也略略涉及这一话题。记者老师问一个大脑袋小朋友：“非典”什么样，她答得很有条理：发烧，“然后舌头下面黏黏的”，没力气，咳嗽。问她该怎么做，她说戴口罩，勤洗手。也许是紧张，她说话时老擦鼻子，老师问，“非典”时，“像你这样擦鼻子行吗？”她倒也知道“干净的话还好”，说着又擦了一下。十七年前的非典，今时的新冠，他们小小年纪已经历两番大疫情。

提问也略涉性别知识。一个孩子说“我爱你”这句话“让人恶心”；一个女孩子说她要结两次婚，一次大，一次小；一个孩子不肯把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告诉老师，“这是秘密”，老师逗他，“那把第二喜欢的告诉我”，他还不肯：“这也是秘密，所有的秘密都不能告诉人”。这个孩子的理想是当科学家，造坦克。我想凭他嘴巴这等紧，是个当科学家的料，能保守军事秘密。最令我大笑不已的是：一男孩长大后要当“爸爸”，“当爸爸好些”。问深了，又说“要看情况”，啥情况？“头发的情况，还有身体的情况”，身体啥情况？“身体主要部分的情况”。再说，他还回答得挺有道理。



如小鸟飞翔，时而如小兔蹦蹦跳跳，时而又跳到桌面上装睡。脑子忽然开小差：唉，这些孩子现在都二十开外了吧！这次新冠肺炎，他们都在哪儿呢？宅在家里？实在憋不住了也打开窗户吼两声国歌？这茬孩子是经历过

闻云端美术馆已久，但平时从未接触过，宅家这段时间里突然想到这个便捷的数字渠道，便趁着假期“云看”了浙江美术馆的曹澍个人展——《索拉里斯的海》。说实话，刚开始我对这种“云游”和“云看”的模式并不抱有很大的期待，以为就是升级版的图文介绍，但打开浙江美术馆主页的“数字美术馆”后，我才发现之前大错特错。“数字美术馆”一共提供了浙江美术馆目前开放的三十八项展览，其艺术形式涉及绘画、雕塑、篆刻等等，每一种展览都有与之相配的数字呈现方式。《索拉里斯的海》用到了视音频结合、高空俯瞰、虚拟漫游等技术方式，随着模拟视角的不断移动，我就像是真正游览者那样穿梭于展厅，展厅里蓝色和白色构成的幽暗长廊蜿蜒错落，吃语般的零碎文字随处可见，如同梦境精致诡秘的触角，把我牵引向那些隐藏在角落的梦境碎片。

索拉里斯是波兰作家莱姆笔下的神秘星球，相传它的表面覆盖着一层能够进入人脑的神秘海洋，因而人类的任何秘密在海洋面前都袒露无遗。此次展览中，曹澍并没有直接言说他个人对索拉里斯的见解，而是将他的看法寄托在一些颇有意味的动画和文字当中。展品《西西弗斯系列》一共包含两个以动画形式呈现的展品，我足足看了五遍，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深陷在一个循环往复、没有尽头的长梦，第一个是纸张被碎片不断填满又被碎片不断消解的动画，第二个是脚踏车看似



平安 (中国画) 马伟彪

很长时间，我们都相信一句俗语：“刀子嘴，豆腐心。”大致意思是，有些人嘴巴是厉害的，说话好像一把刀，刺痛人的心；但其用心是好的，刺若豆腐般柔软，是为了听者好。然而年岁渐长，渐渐发现“刀子嘴”的弊端，就算有颗豆腐心，也算不上什么好人。“刀子嘴”最会惹是非，给别人带来痛苦，也给自己带来烦恼。最典型的，莫过于小说《万箭穿心》里的女主角李宝莉，因为一张不饶人的“刀子嘴”，她整天辱骂丈夫，

白，长得不错、心地善良的自己为何会落到“万箭穿心”的地步？殊不知，原因正是她的那张“刀子嘴”，当初若少骂丈夫几句，后来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 刀子嘴刀子心

王文献

丈夫只因别的女人一句温暖的“生日快乐”，就移情别恋，搞起了婚外情，和李宝莉离婚。愤怒的李宝莉跟踪丈夫，举报和丈夫偷情的女人“卖淫”，导致丈夫被降职之后羞愧自杀，与父亲感情深厚的儿子在成年后得知真相，恨透了她，勒令她离家，永不相见。李宝莉最终也没有明

看到这里，你还认为“刀子嘴”可取吗？世上很多悲剧，难道不是那些所谓的“刀子嘴豆腐心”的人造成的吗？夫妻失和，肯定有个“刀子嘴”经常碎碎念，把默契和温情都念没了；亲子关系危机，也离不开父母对孩子出于好心的苛责，其实对他们的成长毫无益处；朋友关系更为脆弱，有时候也就是一句话，就把人给得罪了，还自以为好心，是人家不领情呢。凡此种种，皆与言语失当有关，所以人不能不小心自己的言语；更不能标榜“豆腐心”，说些看似耿直的话，在别人的心头插刀。

“有句话是为你好，我说了你不要生气……”年少时总觉得这是好心人的劝诫，应该侧耳聆听。到了为自己活的年龄，根据以往经验判断，这一般不是什么好话，对自己的人生未必有益，不听也罢，“那就别说了吧！”

## 云端的索拉里斯

章雨恬

在水面上前行实际上止步不前的动画，乍一看似乎很难理解，但思来想去，某种徒劳又生机勃勃的生存意义豁然显现，西西弗斯神话的残酷和深刻也令我震撼；展品《窗外的鬼怪》中数次重复“车站”“窗户”“荧屏”这些荒诞又互为遥远的意象，但似乎每一个意象背后都包含着某种童年谜语。相比之下，展品《公园一角I序》更容易理解，动画随着青年低沉的自述缓缓展开，属于作者少年时代的珍贵记忆喷涌而来，这才让人意识到，原来那些奇形怪状的动物和荒诞离奇的琐事从未远去，一直都寄生于我们复杂的记忆网络。虽然

## 十日谈

明起

请看一组《春日花事》。



夜光杯